

漓江年选 品质阅读 恒久珍藏

2013

中国作协《小说选刊》 选编

2013中国年度中篇小说¹



贾平凹《倒流河》

陈 仓《父亲进城》

季栋梁《蝴蝶效应》

叶 辛《迷途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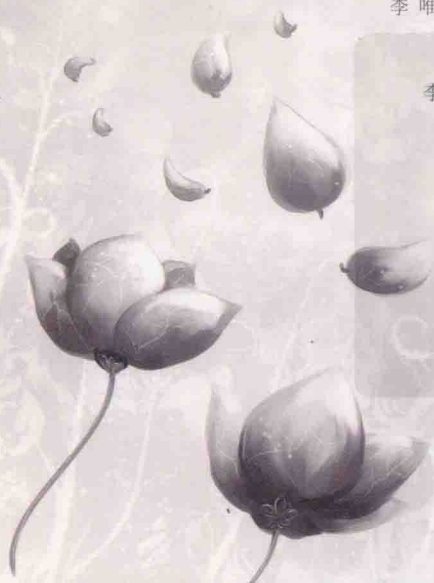
刘永涛《我们的秘密》

李 唯《暗杀刘青山张子善》

鲁 敏《零房租》

李佩甫《寂寞许由》

拖 雷《叛徒》



漓江出版社

2013中国年度中篇小说^上

中国作协《小说选刊》选编

◆ 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13 中国年度中篇小说：全 2 册/中国作协《小说选刊》选编.
—桂林：漓江出版社，2013.12

ISBN 978-7-5407-6861-4

I. ①2… II. ①中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73707 号

2013 中国年度中篇小说 (上下)

选编者 中国作协《小说选刊》

责任编辑 庞俭克 申 晶

封面设计 石绍康

责任监印 周 萍

出版人 郑纳新

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

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

邮 编 541002

发行电话 0773-2583322 010-85893192

传 真 0773-2583000 010-85890870

邮购热线 0773-2583322

电子信箱 ljcs@163.com

<http://www.Lijiangtimes.com.cn>

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印 制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15×960 1/16

印 张 45

字 数 772千字

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

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07-6861-4

定 价 68元

漓江版图书：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：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目 录

(上)

父亲进城	陈 仓 (1)
逃匿者	彭瑞高 (31)
蝴蝶效应	季栋梁 (74)
倒流河	贾平凹 (116)
一千个夜晚	王妹英 (136)
涂自强的个人悲伤	方 方 (164)
我们的秘密	刘永涛 (234)
暗杀刘青山张子善	李 唯 (262)
陈万水名单	陈继明 (313)
零房租	鲁 敏 (342)

(下)

寂寞许由	李佩甫 (367)
朗霞的西街	蒋 韵 (402)
夭 夭	樊健军 (435)
长 河	马金莲 (466)
麻 雀	海 飞 (501)
小爱物	张 炜 (558)
叛 徒	拖 雷 (586)
细雨唤醒狮子	刘荣书 (619)
迷 途	叶 辛 (649)
特工徐向壁	小 白 (670)
附 录	(711)

父亲进城

陈 仓^①

接农民父亲进城，这是2012年春节期间发生的一场革命。

父亲出生于农历1938年5月2日，一直生活在陕西省一个叫塔尔坪的村子，我认为这是中国目前最为偏僻的山区。有这么几个关键词，可以说明父亲进城的特殊之处：第一，他是农民，最最纯正的中国农民，一日三餐吃的、喝的，全是自己一手种出来的；第二，他是文盲，虽然在地主崽子时代读过两年私塾，经过几十年原始的农村生活，已经变得大字不识了；第三，他没有手机，没有电话，没有网络，没有任何电器与机械，这个村子至今没有手机信号，可以这么说，他还处于新石器时代；第四，他从来没有进过城，曾经路过一个县城，他把县城叫作“大屋场”，没有任何在城里过夜的经历，所以他不知道什么是电梯，什么是抽水马桶，甚至不知道煤气灶，他过着的生活与他心中储存的信息，绝对与一个现代人是格格不入的；第五，父亲耳朵彻底聋了，眼睛也花了，牙齿掉得一颗也没有了，而且他只会一种语言，那就是陕南方言的一种，懂这种方言的人，只有一个叫石门镇的几百口人，随便举个例子：“瞎得着”，你不要以为与眼睛有关，其实就是自我埋怨“完蛋了”。

《百年孤独》里说，有一个死去的亲人埋在这片土地，就算是故乡了。但我却以为，是有一个至亲之人，长期生活在身边，一起吃饭，一起睡觉，这便

^① 陈 仓 中国作协会员，陕西丹凤县人，就职于上海《青年报》。出版《流浪无罪》《诗上海》《艾的门》，60首诗歌入选《同济大学通识教育教材·诗歌读本》，作品多次入选年度选本。曾参加《诗刊》社第28届青春诗会。

是故乡了。所以在异地他乡，年年都有接父亲进城的动议，就是想让父亲把故乡带到一千三百公里之外。虽然父亲也是天天盼儿，但是故土对他而言，已经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了，让他离开故土等于要割他的肉。每次他都会以“要喂猪”，或者是“麦子黄了”为借口，而不能动身。

父亲近年身体异常糟糕，不是腰痛，就是腿肿，刚刚还在砍柴的时候，从悬崖上摔下去了。我害怕起来，如果有一天，他突然不在了，至死也不知道流着他血脉的儿子，如今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：比如上海楼高，他一辈子只见过双层的戏台，无法想象一百层高楼的模样；比如上海人多，他一辈子遇到的人也许不到两三万，无法想象这个两千万人口的城市，人多到什么程度；比如上海有钱，他一辈子赚的钱，包括带给他的一点好烟好酒，他在小卖部里换的，还有哥哥出车祸时得到的八百块赔偿，全部加在一起也不过几万块，他根本不能相信，这仅仅值上海中环左右一平方米房子。如果在他有生之年，连他儿子住着什么，吃着什么，玩着什么，干着什么，统统都一无所知的话，那将是我多么大的遗憾与心痛。

突然接到姐姐的通知，父亲死活不愿意出山。接到父亲不来的消息，我十分恼火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在人生的最后时刻，有什么比与儿子一起过年更重要的事情。父亲的理由还是一样，开春了，天暖了，砍了一些木头，要点香菇；还有马上要给麦子锄草了，几亩坡地要种土豆了，等等。我让姐姐传话：一是告诉他，机票花了很多钱，不能退，不能延期，如果不坐的话，就是废纸一张了，等于父亲十年的地白种了。父亲一生生活节俭到了极点，就连撒泡尿吧，也要撒在自己家的玉米棵子底下。二是说我非常想他，房子已经装修了，儿子在上海安家了，儿子的家就是他的家，他凭什么不来看看他的家呢？三是他不来了，说明他根本不想儿子，那儿子也没必要整天牵肠挂肚的，儿子就可以安心地待在上海，一辈子再也不回那个小村子了。有点要与父亲断绝关系的意思。

别说一辈子，就是一两年不回去，还不知道父亲会干出什么事情来。说不定，真爬到秦岭头上，朝山外张望儿子。最后通牒还是有效果的：他老泪纵横地决定，要来上海。但是初三晚上，当我与爱人双双飞到西安，姐姐再次传话（每传一次话，都得跑几十里路，赶到有手机信号的地方），说是故乡在下大雪，已经把几条路都封住了，根本没有办法出山。我真是又急又气：哪怕就是步行，也得走出大山，走到西安！

其实大雪是真下了，但是为了钱，班车安上防滑链，就可以走盘山公路。说是大雪封山，不过是父亲的一个借口。正月初四早上，姐姐便把父亲送到了

西安城，送到了我的身边。虽然需要使劲地大喊大叫才能让他听见，但是毕竟可以与父亲面对面交流了。等我一声“爹”喊出口，我们父子都哭了。

父亲住在长江源头的深山老林，如今要来长江之尾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。他就像一滴水，先渗出一条小溪，进入一条至今都没有名字的小河，然后再并入丹江，流入汉江，汇入长江，抵达东海。2012年春节期间，父亲终于进城了，由此产生的震动，不亚于滚滚长江所掀起的波浪。说实在的，父亲进城其实就是一场革命，既是精神的，也是肉体的。

1. 文盲的理解

父亲到西安后，我带着他准备先旅游一下，也是为了做一个过渡，适应适应城市的生活，毕竟西安比起上海来说，在商业与交通方面，还是简单与单纯得多。

我们出门没有打出租，而是带着他去大街上乘坐公交车，这可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乘坐公共交通工具。一出宾馆的门，我就感觉到了无限的吃力，因为在他单线条的眼中，根本没有任何的交通标志，就连基本的红绿灯，他也以为是城市里的一个装饰，甚至他对装饰什么也不明白，整个城市的一点一滴对他来说，都是无意识的，无任何意义的。

我们住在北大街，就在北门里边不远，这里的路还算宽阔而笔直，行人也相对规矩一些，这一切都是为父亲考虑的，希望让他进城后，遇到的尽量都是一些直线条、有秩序的生活。

但是一来到街上，他就不知道如何办了。我说这是斑马线，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。但是对着他的耳朵喊了半天，半条街的人都听到了，他也听见了，但唯独他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更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过马路。他照样我行我素，从街上最中心的地方穿过，像是走在田间小径上，欣赏着四周的玉米林。当我们遭遇到红绿灯时，我告诉他红灯停绿灯行，但是解释了半天，他还是一次次地堵在人家急驰的车头上。因为他这一辈子，只用过十五瓦的灯泡子，只看到过红太阳与蓝月亮，根本就没有碰到过如此多、如此光怪陆离的光线，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哪个才是红绿灯。实在没有办法，我只好与爱人寸步不离地跟着，一步也不放松地走着。当我们爬上一辆公交车，人流涌动，场景复杂。还好，他在大山里时，采摘野果，挖药砍柴，已经熟练于攀援，于是很自然地、很稳当地，扶住了头顶的把手。

接下来碰到了两个让我头痛的小动作，第一个是抢座：有空位子的时候，他根本不知道要坐下来，他以为每一个座位都是别人的。哪怕这个座位离他最近，也让人给抢走了，他仍然抖着双腿，摇摆在公交车上。不管这是无知，还是谦让，结果却是文明的，与城里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在换乘前往大雁塔的另外一辆公交车时，我急急地把他按在座位上，然后再折身又抢了一个座位，这时他竟然张着嘴巴，在座位上不安心地挪动着，好奇地看着每一个站着的人，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车行了几站，当爱人把自己好不容易抢到的座位，又让给了一位白发老太太，自己仍然站着、在人堆里挤着时，父亲更是迷茫到了极点，他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。第二个是接触：父亲在拥挤的人群中，总会把手无意中搭在别人的腰间，其实他只是想扶一扶，但是这是多么危险的动作啊。第一次他搭着一个男人，我觉得没有提醒的必要，因为这个男人回过头，看到一只粗糙的老手时，就没有表情地忍受了。但是接下来却是一个美丽优雅的少妇，她的腰身浑圆而不失线条，即使包裹着厚厚的衣服，里边的皮肉依然可以透射着迷人的光芒。在一摇晃中，父亲却毫无顾忌地，把他的手搭了上去，而且是死死地搭着，我明显可以看出，在公交车的颠簸中，他的手指或深或浅地陷了进去。我赶紧对着他的耳朵小声地说：爹，你的手。他是聋子，当然没有听见，依然在美少妇的腰间晃荡。我生怕人家会折过身，给父亲一个耳光，提心吊胆地腾出一只手，把他的手拉开了。但是随着公交一晃荡，他的手又扶上去了，而且比前一次更加深入。我在此以一棵庄稼的名义声明：作为一个单纯的农民，而且是一个没有多少心力的老人，他的手是干净的，指挥他手的心脏，也是干净的，他没有任何想揩油的想法存在。感谢上帝，整个半小时的行程，这个美少妇都没有回头，露出任何指责的态度，也许她早就习惯了公交车上的生活，也许她在上车的那一时刻起，早就知道攀扶着她的，是一位古稀的与父亲相仿的老人，甚至她还故意稳稳地站着，让老人扶着，我们不排除人类存在着如此美好的心思。

带父亲旅游的两个景点，是大雁塔与陕西历史博物馆。对于前者，父亲是知道的，唐僧的名气因为《西游记》这部伟大的著作，而闻名于乡野，已经超出了书本与文化的范畴，就是父亲这样的纯文盲，也是清楚的。不过，在登大雁塔的时候，父亲一直跑在前边，一点也不觉得气喘与劳累，倒是我这等城市人，不但身体吃不消，而且大脑也十分疲倦，总想从这个伟大的建筑中，寻找某种超乎寻常的思考。

在登上七层高塔时，问父亲这里好看吗？他一语惊人，他说：这不就是爬

山吗？仔细想一想，父亲才是一个真正的生命体验中的哲学家，如果抛开历史的附着与人文的支撑，独立看这座塔、登这座塔，这与登山有什么差别呢？一生被困于山中的父亲，时时刻刻不都在向高处登临吗？难道他每一次爬山，除了背回一些山货之外，都要思考登高的意义吗？

对于陕西历史博物馆，我们选择旅游的目的，说实在的，不是为了父亲，而是为了爱人，想让土生土长的上海爱人，通过对陕西悠久历史的观瞻，来增加对我这个浅薄之人的敬畏。但是，进入博物馆内，感受最深的，依然是父亲。因为这些瓶瓶罐罐，我们已经看惯了，而且无论是青铜器，还是铜车马，我们衡量的标准，就是它们现在价值几何。

在一只唐朝的白瓷器前，我与爱人议论，现在的市场价格，应该有上千万之高，如果自己家里有这样一件东西的话，我们一定会把它卖掉，然后购置一套房子，来改善一下并不宽展的生存环境。父亲并没有听见我们的议论，但是他却自言自语地问：这瓶子有么子用呀？！我想告诉他这瓶子真正的价值，但是我还是遵照一般的规律，告诉他：这瓶子摆着玩的，或者也可以插花。父亲并不驳斥，又来到一只纯金的大碗前说，这个有点用处，起码可以拿来吃饭。其实他哪里知道，这只碗再过一千年，也无法回归本意——用来盛饭。

通过一整天的闲走，父亲对城市生活还是一无所知，但是对基本常识似乎有所领悟了。比如说不能当着人挖鼻孔，比如说不能向光滑的大街上吐痰，比如说不能随手把垃圾扔出去。在当天晚上，我们去北大街溜达，我远远地扔出去的餐巾纸，飘到了垃圾筒之外，让我羞愧的是，在一群人当中，是父亲跑过去捡了起来。这些只有城市才有的细节，他开始有意识地学习接纳了。在教父亲生活习惯的同时，父亲有意无意中，也改变了我对事物固有的认识。面对一个无知的、无欲的、纯洁的老人，我似乎才是最大的受益者。

2. 零食的寂寞

在西安等待出发的几个小时里，我抽空出去见了一些朋友。这之间，爱人独自看管着父亲，因为怕出意外，爱人决定除了吃饭之外，一律让他待在宾馆里，不得出门。他们其中的一顿饭，是在钟楼旁边的同盛祥吃的，这里是羊肉泡馍的经典老店，应该算是最纯正的陕西小吃了。

在我没有在场的几个小时里，发生的事情却出乎了我的意料。父亲是第一次吃这种外来的食物，有着太多的不适应，因为他一生中的食谱，我足可以背

出来：早餐是糊汤（有时候会加一些土豆、红薯，或者红小豆），午餐基本是面条（有时候是手擀面，或者是挂面），晚餐基本是馒头再加糊汤，而一年四季都有的菜，是腌白菜、土豆丝、腊猪肉，春天会有一些野菜，夏天会有一些青菜，秋天会有一些西红柿，冬天就只有萝卜了。过年过节的时候会磨一些豆腐、长一些豆芽。除此之外我再也想象不到别的蔬菜与食物了。

父亲坐在同盛祥里，当服务人员给了一个大白碗，又给了两个烧饼后，他显得手足无措，不知道如何用餐了。他怎么也不能理解，为什么要把饼掰碎，为什么还要自己动手。爱人说，你就照着我做吧，于是爱人掰一下，他就掰一下，爱人拌一下，他就拌一下，爱人吃一个糖蒜，他就吃一个糖蒜，他尽量与爱人的动作保持一致。好像这不是吃饭，而是做体操一般。

我能理解父亲的感受。那是十几年前，我还在《爱人》杂志工作的时候，按说已经在城市里生活了很久，比起父亲来说，应该懂得很多了吧。但是有一次，一帮同事中午出去吃羊肉泡馍，因为是别人埋单，所以我过意不去，执意要做什么。吃完了后，同事说，那就买点蓝箭吧。于是我就买了一包分给他们，看到一帮女人一人一片，扔进嘴里嚼着，而另外一个男人没有动嘴，我便无所适从了。我便问：蓝箭男人能吃吗？她们众口一词：这是女人专用。我心想，这可能与卫生巾是同类的东西，于是没有敢动。下午的时候，一帮女人一齐哈哈大笑起来，问她们笑什么？才知道我上了无知的当。

不过父亲比我厉害得多，从同盛祥回到宾馆后，他的胆子已经相当大了。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，树皮树根，甚至是石粉子，父亲都吃过的。但是从来没有敢对河里的小鱼小虾下过手。也许父亲觉得，连羊肉泡馍这种混沌不清的东西，都有如此大的名气，有如此多的人敢吃，天下就没有什么不敢尝试了。趁着爱人休息，他便把我们随身带着的行李，一点一点翻了个遍，一边翻一边吃。果然，他还真吃了许多他一辈子没有吃过的小东西，比如说葡萄干、巧克力、奶糖、开心果。等爱人醒来时，发现他正在啃着一包牛肉干。这所有的小零食，他都是平生第一次享用，他一边吃一边问，这个是什么？那个是什么？爱人问他好吃吗？他回答：真好吃。为了怕他把一些不相干的东西翻出来，比方药品或者化妆品，还有一些干燥剂之类的，也吃进了他贫乏了几十年的胃，爱人就把所有的零食，都分成小包，然后交给他，装在身上。

父亲从此开始，嘴里便不再空洞了，总是被零食充实着。第一天到西安的时候，他吃下了一碗稀饭，竟然还吃了七个肉包子，等第二天的时候，竟然连三个包子也很勉强了。随后，他来到上海，无论在岳母家，还是在我的家里，

他都要趁着人不在的时候，翻出各种各样的零食来。他并不装进口袋，而是各尝那么一点罢了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吃零食的频率开始减少，越来越少了，不知道他是不是发现，这些小东西很贵，还是另有别的原因。但是在他感觉太急人（无聊）的时候，经常一边唠叨着，一边掏出一块糖果，花半天的时间，反复地辨认着包装纸，然后再花半天的时间，把糖纸撕开，再花很长很长的时间，来把一个小零食消灭掉。

有一次，当爱人又从外边给他准备了一堆的零食时，他拿出一袋“小馒头”，开始低着头眯着眼睛，辨认着包装上的文字，他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小，头”。然后又拿出一包蔬菜饼干，自言自语地辨认着：“元小饼”。爱人听到了，连忙跑过去，发现第二包零食的全称是“菜元小饼”，就问他前边还有一个字怎么认？他摇摇头。他之所以认得后边三个字，是因为我的名字里有一个“元”字，“元”是我们这一辈人的排行，至于“小”与“饼”，他是怎么认识的，就再也无从知晓了，也许他一生就是一个“小”人物吧，而“饼”对他来说，是他一生中吃过的，最好的东西了。

开始的时候，父亲也许是好奇，所以才不停地吃着这些小玩意，这是食品表面存在的意义。但是后来，父亲或许是为了用这种小零食，来填充内心的空洞与无着，这才是零食的内在的意义吧。

父亲因为耳朵的问题，不能看电视；因为不识字，不能看书读报；因为不熟悉城市生活，他不能独自出门，去逛街逛公园。所以到目前为止，我还没有给他找到在城市里取乐的方式。虽然他的牙齿是假的，他的胃口也十分不好，但是他恐怕只剩下吃了，只有吃是天性的，是可以一直伴随着生命的，是他唯一可以力所能及的寄托方式了。他到城市才刚刚几天，已经太寂寞、太陌生、太不适应，已经开始唠叨着，想回家了。

现在每每看着他嘴里含着糖果或者牛肉干，望着窗外奔驰的火车，或者斜躺在沙发上睡去，我的心就十分难过。

我为找不到留住父亲的方法而苦恼。留不住父亲，也就意味着，在上海这样的城市里，我还没有找到让自己灵魂扎根的生活方式。

3. 后背的孤独

在陕西老家，左一条小河，右一条小溪，随便在地下一挖，便会汨汨地流

出清泉来，这里不像陕北，是不缺水的，也不缺少烧水的柴火。但是至今我也不明白，为什么老家的人都不太洗澡。我在故乡生活了好多年，天天一身汗，日日两脚泥，但是洗澡的次数，数也能数清，一是每学期入学前洗一次，然后就是大年三十再洗一次，那些不上学、不嫁娶的人，除了每年夏天晚上，偷偷地跑到小河里泡一泡之外，真正烧开水洗澡每年也就那么一次。

在上海出发前，我与爱人已经谋划好了，包括棉袄、毛衣、线衣、内裤、袜子、围巾，等等，统统重新购买了一套新的，接到父亲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把他放在水里，好好地给他泡一泡。接到父亲后，我靠近他闻了闻，却并没有闻到想象中的什么异味，才知道他出发的前一天晚上，已经破例在家里烧水洗过了，换上了一套虽然有些破旧，但是却搓洗干净的衣服，可想而知，父亲把这次出山，看得是多么的神圣。

虽然没有什么异味，但是换新装备之前，我们还是打开宾馆的水龙头，调好水温，把父亲关进去，让他冲洗一下，起码可以解乏吧。

在父亲洗澡的时候，我与一帮人在外边聊天。听着卫生间流水的声音，我心想父亲第一次站在瀑布一样的水龙头下，一定是十分好奇的。他应该撩着温暖的水雾，搓过自己的身体，浸泡着自己的心灵。卫生间的水就这样哗哗地流着，过了一杯茶的工夫，我打开卫生间，想看看父亲，但是面前的场景，让我十分意外。此时的父亲，并非天下所有人想象的那样赤条条的，他衣服严整，只是挽着裤腿，赤着双脚，像是在小溪里蹚水一般。

我走上前，对他说，脱掉衣服吧。父亲不好意思地看了看我，脱掉了上衣后，便不再动了。我又说，继续脱，他迟疑着，低着头，又脱掉了裤子，留下一条内裤。我说，我们都是男人，而且我是你儿子，这里又没有别人，也没有女人，怕什么？不脱干净，怎么洗澡呀？无论怎么劝说，他硬是死活不脱了。我便强行要去扒他，他却躲来躲去。强攻不行，只能智取了，我说，你是不是害羞？那这样吧，我把灯关掉，黑灯瞎火地脱吧。父亲同意了我的建议，当听到他窸窸窣窣的脱衣声后，我一下子把灯打开了。父亲吓得不能，险些摔倒在地，赶紧紧紧地夹着双腿，匆匆忙忙地坐到浴盆里去了。

平生第一次看到父亲的裸体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就是去世多年的母亲，恐怕也没有完全看到过的裸体，我心里说不清的喜悦与纯净。我对他说，好好地打一打肥皂，搓一搓吧，然后笑着拉上了卫生间的门。

回到上海后，父亲在家里洗澡时，他还不会用热水器，也不会调节水的温度。更重要的是母亲去世后的三十年中，他最为孤单的就是后背了。内心孤单

的时候，还可以想想远方的儿子，或者是面对鸡鸭猪狗，唠叨一下，得以排解。但是后背，除了他人，永远是自己摸不到的一个地方。这一点，相信所有孤单的人，都会有许多体会的吧。

我要给父亲搓一搓背。这一次，父亲虽然依然夹着双腿，把自己的下身深深地藏在水中，但却配合得多了。在父亲的后背心，确实如我想象的一样，结了厚厚的一层硬痂，是汗水长期湿了干，干了湿后，留下的一块污垢。一个人到底有多孤单，你只要搓一搓他的后背心，就一目了然了。

在给父亲搓去孤单的同时，我细细地打量了父亲的身体，他的肩头由于扛过太多的重量，已经结了茧，他的脖子由于长期暴晒，已经成了褐黑色，他的胸骨一根根隆起，显得那么触目惊心，还有腹部、腰部、腿部，几乎是全身，到处布满了苍白的伤疤，这都是他穿越于山林之中留下的痕迹。我与父亲相比，受到的磨难与苦痛，就像一瓶水里的一滴。就这样，我展开自己的双手，也能数出二十多个疤痕。

现在，你就可以想象，在我父亲的身体上，是一幅什么样的图案了。这里边，有的是挖药时树枝刮的，有的是打柴时刀子砍的，有的是做木匠活时刨子推的，有的是翻地时铧子铲的，有的是被庄稼茬子扎的。在父亲的身上，简直就是用各种各样的生活工具，雕刻而成的一幅人生地图。

4. 小小的远方

父亲唯一坐过的交通工具，便是拖拉机了。除此之外，他一生的路，都是靠着双脚行走的。这次接父亲进城，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活动，便是坐飞机。

因为小时候与父亲一起在地里干活，如果父亲抬起头对着天空发呆时，那肯定是有飞机从天空飞过。对一个从没有走出大山的农民来说，这就是远方的全部内涵了。前几年，父亲身体开始滑坡，总有些日落西山的兆头，我当时还没有能力让父亲坐一次飞机，所以就想带他去咸阳机场看一看飞机。但是刚一出发，还没有走出小镇，他就恶心呕吐，看飞机的愿望落空了。虽然他表示已经很满足，但是我觉得，应该让他在有生之年，坐一次飞机，从天空飞过，成为别人抬起头的亮点，让他成为别人的一次远方。

对于这趟航班，我们提前是做了挑选的：第一，这一天的天气首先应该是晴天，不然坐飞机还不如坐拖拉机有趣；第二，飞行过程不能在夜晚，不然就只能看到星星而看不见脚下的土地；第三，必须是靠着窗子的座位，而且窗外

不能是飞机的大翅膀。前两项是可以自己做主的，而唯独第三项，当我们赶到机场后，偏偏遇到困难，仅剩下的三个位子都在不同的位置，而且没有一个是靠窗子的。好在登上飞机后，靠窗子的位置坐着一位儒雅的男士，我仅仅说出“父亲是第一次”几个字后，他已经理解了我的意思，微笑着说：没问题。

登机的所有手续，都是我帮着父亲办理的，这之中发生了几个小花絮，不得不说出来听听，这样你才能真实地理解，什么是小鸟的第一次飞翔。

第一个花絮是，在办理登机牌时，我们把在西安购买的两箱红枣、核桃等特产，与一些日用品统统地托运之后，就空着手进了候机楼。在登上飞机的时候，父亲很着急地问我：“箱子哪里去了？”我装作慌张的样子说：“哎呀，丢掉了，怎么办啊？”看着父亲很害怕的样子，我只好实话实说，行李有人帮我们搬上了飞机，就在屁股底下。第二个花絮是，在安检的时候，我突然问父亲，你身上是不是装着打火机？这是要没收的。父亲赶紧掏出打火机，狡猾地说：“那我藏到鞋子里去吧。”说着，真准备把打火机塞进鞋子。鞋子里边，是山里人认为最安全的地方，他们每走一步，就能感觉到东西是不是还在。父亲从我与爱人的大笑中，似乎看出了点什么。根据安检人员的提示，父亲乖乖地把打火机扔掉了。但是当父亲通过安检门的时候，报警系统还是叫了起来，有人立马走上来问，裤袋里是不是装有钥匙？胸口里是不是装有烟斗？这一问，父亲就傻掉了，他到现在可能还不明白，是谁发现了他的隐秘？第三个花絮是，空姐让系安全带，他竟然说：“不要系了，我不怕的。”害得空姐一时迟疑了，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我只好解围说：“我来吧。”才把父亲老老实实在座位上。第四个花絮是，父亲说是想上茅坑，我正想让他体验一下在天空催雨的气势，于是把他拖进了飞机后边的小房子，父亲站了半天，却一滴尿也没有。我以为他无尿可撒，他却说：“急死人了，但我真尿了，落下去，不就尿到人家头上了吗？”所以他只好憋着。至今我也不知道，这空中厕所的大小便，是怎么处理的，所以我也无法给他一个满意的回答。

从咸阳机场起飞后，飞机拍打着翅膀，就冲上了天空。这一次天气绝佳，地面上的景物虽然变小了，但是正如一张地图一样，那么清晰可见。父亲看到地面上的人流，第一句话是“跟蚂蚁一样”。随着飞机向前，窗外清清楚楚地映现出了脚下的群山，群山上覆盖着一层白雪。父亲问我，这是什么山？因为刚刚拜访过长安城里的大作家方英文先生，在他的书房里可以看到层峦叠嶂的秦岭，以及秦岭顶上的山岚与白雪，所以我知道，这山下正是秦岭。于是告诉父亲，这是秦岭，我们家就在秦岭山中，过去的几十年，他就在身下的山中，

种庄稼，养畜牲，看飞机，想儿子。一会儿，我们将从自己家的上空飞过。

父亲本来已经有些晕机，听我这么一说，他立马打起精神，直直地朝窗外看着。他说，他想看看自家的房子，自家的几亩地，还有，说不定还能看见邻居家的那条可恶的老黄狗。虽然窗外的江河大树，随着飞机的拉升，慢慢地被距离忽略掉了，除了山头与白雪，什么也看不清了，连蚂蚁也不是了，父亲还是一直坚守着，直到整个行程。

下飞机的时候，我问父亲看到什么没有。父亲说：“没看到，不过，老家的人肯定看到了。”我知道，老家人看到的，只是指头蛋子大小的一个亮点，一个指头蛋子大小的远方。

在这小小的远方之间，却有父老乡亲。

5. 父亲看海

父亲来到上海后，唯一主动提出的要求，便是去看海。因为故乡的山最多，水最少，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说。他对我说，临走时，乡亲们告诉他，到上海后一定要去看看海。他们或者还不知道上海在哪个方位，更不知道上海出名的是高楼，但是他们从上海这个名字中，很浅显地看出了，这是一个有海的城市。而且，无论是留守在镇上的农民，还是已经走出小镇，成了县上有头有脸的国家干部，一生下来就在山上，从此天天看着山，有时候撒尿拉屎，也得爬到山包上去，真正看到海的人却相当有限。据我了解，也就几个人而已。从这种角度看，带父亲看海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

一清早，我便开着车，向东海大桥方向行驶。一路上，父亲一直在问，还有多远？能看得出他的心情是多么迫切。一度迷路了，父亲就着急地看着我，还不停地鼓励我。离目的地还有五公里的时候，汽车却一下子爆胎了，这是我开车十几年来，第一次出现这样的事情。父亲非常内疚地说，要么不去了？备用胎也是坏的，我一时束手无策了，但还是安慰他说，不要紧的。然后自己爬到车下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，才勉强开着车，慢慢地移动了几公里，在修理厂换了胎，重新走上高速路。重重磨难之后的父亲，心情便格外的开朗。

东海大桥起始于芦潮港，南跨杭州湾北部海域，直达洋山港。当我把车开上单程近四十公里的东海大桥时，父亲的目光一下子被白茫茫的大海吸引住了，他不停地把头伸出去，向远处张望。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是“这海有没有边”。我想告诉他，海也是有边的，不过已经相当遥远。但是怕这影响了他对

大海的理解，因为在他的心目中，根本没有遥远的概念，几百公里对他来说，已经相当遥远了。所以我回答他说“海是没有边的”。

东海大桥全程不能停车，为了让父亲能够静静地看清楚，我不顾违章，把车停在大桥边，巡逻的警察赶过来的时候，我声称自己的车出毛病了，要下车查看一下。父亲抓住这个机会，赶紧爬在栏杆上，看着波光粼粼的海面，他的嘴张开了。几个警察也许信了，也许看出一个农民对海的渴望，便抛下我们走掉了。

当车不停地向海的深处开去，格外地超出了父亲的想象。在洋山深水港的小岛上，凝视着脚下的大海时，他提出了第二个问题：“这里是上海，什么地方是下海？”我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，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了。在父亲的心目中，儿子如大海一般超出了他的视线，所以不回答他的问题，在他看来，就是对他的不尊重，或者是轻慢。于是我说，只有上海，没有下海，不过这里叫东海，其他地方还有南海、黄海等，父亲似懂非懂地沉默了。在接下来的拍照中，有一只小渔船靠近了小岛，父亲说，一定要拍一张，拿回家去。原来，他心目中的海，并不是以水的多少来衡量的，而是以有没有扬帆的船为标准。我明白了父亲的心意，于是把车开到一个小岛的顶端，这时展现在他眼前的，都是巨大无比的轮船，在轰鸣着进港出港。父亲的眼睛一下子放光了，主动摆好了一个姿势，让我为他留影。其实父亲是对的，海之所以是海，是因为它用自己的博大载起了船。

为了让父亲能够亲近大海，我们一起从岩上，慢慢地爬了下去，一直来到能够摸到海水的地方。我告诉父亲，我们村子里下的雨水、小溪里的河水、他流的汗水与尿水，都流到这里来了，中国很多地方的水，也流到这里来了。父亲显得非常吃惊，他无法想象，我家门前的那条时隐时现、时干时汪的小河，竟然能够走这么远的路，竟然能够跑到这么大而无边的海里来。

他用手摸了摸海水说，那就是说，我们那里一发洪水，海水也会涨起来的。我表示了同意。然后他又抛出了第三个问题，他问我，家里的水流到海里来了，那海里的水流到哪里去了？如果面对的是一个追求上进的、渴望知识的小学生，也许这个问题并不难以回答。但是我现在面对的，是一个与海一样，自然生成的人，他希望得到的，绝对不是知识，也不是科学，而是浅显而直观的道理。

我回答他，这里的水，不再走了。父亲再一次表示出一脸似懂非懂的沉默。我知道他由此产生出一堆的问题，其中有一个问题便是：如果海里的水不

流了，这海怎么能装得下从小河里日夜流来的水呢？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做解释，他要的，以及他能承受的，而且对他而言，最为正确的答案，就只有这个。所有的水流到海里后，就结束了，不再奔波了。

看海的时候，我一直不敢向父亲澄清一个事实：东海的水太浑浊了！这不是大海的真实内容。不像青岛、大连、厦门那里的海，甚至是马尔代夫的海，除了无边的波涛之外，还有海纯蓝的心境，更有海柔绵的沙滩。我不知道这里的海过去是什么样子，但是现在却是看不到底的，看不见鱼，看不到云影。可以说，这里的海不是父亲想看的海；可以说，父亲其实根本没有看到真正的海！为了留住父亲内心的那一份美好，直到最后，我也没有戳穿东海的面目。

看完海返回的路上，他还问我，这桥有多长？我告诉他，来回近八十里。他只是感叹，真长啊，可以从家里一直铺到县城了。故乡离县城的距离，只有五十公里，这之中要翻过好几座大山，全是在悬崖上行走的盘山公路。父亲没有问，这么长的桥是如何修到海里的，是有他的逻辑的。在驶过大桥看过大海之后，他会不会在想，在封闭的村子修一座大桥，一下连接到县城，甚至连接到更远的山外，该有多好啊。

而现在的桥呢？只能在他时时牵挂的心中存在了。

6. 上楼与蹲坑

农村的原始生活，与城市的机械化生活，对于父亲来说有差别的话，最大的差别便在于上楼与蹲坑了。

在生活之中有些东西是可以选择的，比如手机，你可以选择不用；比如汽车，你可以选择步行。但有些生活方式你无法选择，只能如此。在城市里，随着楼越盖越高，你如果不乘电梯的话，你就无法上楼，虽然每一座楼都有安全通道，但是十有八九因被遗忘而堵塞了。在城市里，还有上厕所，你不能像农村一样，随便找个坑蹲一蹲，找一棵树撒一撒，就把问题解决了，你必须先找到厕所，而且要坐到马桶上去。父亲到上海后，这两个问题成了他生活上最大的障碍。

首先说说乘电梯吧。前几次都是我按好电梯，再把他拉进去拉下来。发现每次乘电梯的时候，他都张着嘴，昂着头看着天花板。问他怎么了？他说，晕乎乎的。而且每次电梯开了，他都要先伸出头去，紧张地打探着。正如小品里演的那样，一个大姑娘进去，一会儿就变成了一个老太太，真如时光隧道似